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·薪火映黔山

一段不应忘却的抗战记忆

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彭韵霖 何浩然

“1943年8月,赶场坝上空的飞机呼啸而过,炮声震得山坡都在抖,哥哥背着未满3岁的我躲在草丛里,那场景我记了一辈子。”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姚茂义老先生,每当提及万山的抗战往事,眼神中总会泛起仇恨的光芒。作为共产党员、退休前曾任万山区地方志办主任的他,不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,更是坚定的“打拐者”,他参与编修的《万山特区志》获国家地方志评比三等奖,主编的《中共万山党史大事记》《万山革命风云》等著作,为后人留存下黔东抗战的珍贵史料,让这段烽火岁月得以走出历史尘埃。

时间回到上世纪30年代,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几乎踏碎了半个中华大地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东北沦陷,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点燃全面侵华战火,地处黔东的万山虽未直接沦陷,却始终笼罩在战争阴影下。“1938年11月8日那天,距离万山110公里的芷江军用机场遭18架日机偷袭,我们在万山都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,房子在晃动。”姚茂义翻着手里的《万山革命风云》,向记者还原着史料记载的细节,“后来从芷江逃来的人说,沅州城(芷江旧称)几乎被炸了一半,到处是断砖碎瓦和遇难者的残骸,机场和田里的弹坑足有丈余深。从那以后,过往万山上空的飞机越来越多,乡亲们夜里都睡不踏实,盼着战事能早点平息。”

国难当头,万山儿女的爱国大义在烽火中愈发激昂。早在1936年秋,中共贵阳地下党员龚永明(化名陈文星)便来到省溪县(1913年8月设置,今万山区一带)田心坪开茶馆,暗中开展革命工作。他与当地进步人士姚玉清结为手足,并发展其为中共省溪地下党员,随后共同组建省溪队

队,陈文星任政委,带领万山工人、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。“这部分历史,我们在编纂时反复核对过史料,省溪纵队不仅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,更是抗战时期万山人民保家卫国的核心。”姚茂义说。

1937年7月,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递交国共合作宣言,号召全民族抗战。在陈文星的动员下,省溪纵队成员纷纷请缨参战:纵队成员刘洪权(黄道司人)带领一个营奔赴上海保卫战,全员壮烈牺牲;随后,杨光又带领300余名纵队健儿编入19军万式炯团,驰援南京保卫战。“1937年12月13日,这支部队乘船退至浦口时,遭到日机疯狂轰炸,除一位姓杨的同志死逃生外,其余官兵以身殉国。”姚茂义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噩耗传回万山,乡亲们哭红了眼,自发捐款捐物在滑石坡立了一块三米多高的‘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’,每次路过那里,我都能想起他们的牺牲。”

除了奔赴前线的勇士,留在后方的万山人民也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抗战。作为“中国汞都”,万山的汞资源在战时成为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。“抗战前,万山汞矿年均产量只有9.27吨,1937年到1945年这8年,年均产量达到59.65吨,是之前的6倍多,比抗战后那几年更是高出10倍。”姚茂义翻开泛黄的史料,指着其中的数据解释,“矿上的工人都是省溪纵队的成员和当地百姓,他们知道汞能造武器打鬼子,就日夜加班,饿了啃干粮,累了趴在矿道边歇会儿,没人喊苦。”

更艰难的是汞的运输。“抗战前,汞都是从铜仁马岩或晃县装船,走沅江、洞庭湖到上海出口。上海、南京陷落后,这条路断了,只能改走陆路人力挑运。”姚茂义回忆起老人们的讲述,“挑夫们一人最少挑120

斤,最多的挑180斤,肩膀磨破了就垫块布,脚板起泡了就挑破继续走,平均一天要走120多里。汞先挑到晃县精加工,再运到镇远、马场坪,最后转去广西柳州、邕宁,经越南到海防,再装船去中国香港、美国加工。每一斤汞,都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‘抗战弹药’。”

与此同时,万山人民还投身到战略公路的抢修中。1937年至1940年,为打通站秀公路(贵州玉屏站鱼铺至四川秀山石耶司,连接川湘、云桂公路),军政部、交通部拨款20余万元,万山负责修筑田坪至站鱼铺20公里路段。“农民们自带粮食和工具,顶风冒雨挖山挑土,硬是提前完成了任务。”姚茂义补充道,“下溪、黄道的乡亲还主动去帮湖南修湘黔公路,维护芷江机场,不少人累得倒在工地上,再也没起来。”

1944年,日军进犯独山、湖南洞口,战火逼近万山。“万山人自古就有骨气,1898年杨义泰、卢廷杰就带领乡亲把想占矿的洋人赶跑了,英国外交主事人柏兰于1902年5月25日在伦敦向英国女王追述‘在万山开矿实为可贵’。”姚茂义的语气中满是自豪,“面对鬼子,青年们更是不含糊,教员杨宜昌、华连佳,卫生员洪世玉,还有陈德斌、华年碧这些知识青年,都投笔从戎。”

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读《终战诏书》,宣布无条件投降;8月21日,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飞抵芷江请降。“消息传到万山,乡亲们敲锣打鼓,涌上街头,振臂高呼‘抗战胜利万岁!祖国统一万岁!人民团结万岁!’”姚茂义笑着说,“我还记得那天家家户户都放鞭炮,空气中都是喜庆的味道,那种从心底迸发的快乐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在抗战时期,万山人民以血汗支援前

线,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里,他们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。1958年至1962年,面对中苏关系破裂、苏联逼债等困境,作为全国最大汞工业生产基地的贵州汞矿勇挑重担。矿党委书记王恩涛的激昂号召,凝聚起万山工人的力量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,开展科技攻关,实现风钻打眼采矿、高炉炼汞,创造了连续4年突破千吨大关、连续5年汞产量世界第一的奇迹,创下了占全国同期总量15.62%的外汇储备,承担起我国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,陪护着祖国母亲共渡难关,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“爱国汞”。

如今,姚茂义老先生仍在整理万山抗战的零散史料。“这段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,是无数万山人的热血和生命堆出来的,是这片土地上最厚重的记忆。”姚茂义老先生摸着手中泛黄的档案,郑重地说:“我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,黔东有个万山,这里的人民曾为抗战拼过命。这段历史,绝不能忘!”

记者手记:

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,万山人民敢于斗争、不怕牺牲的光荣革命传统,早已化作万山的精神血脉。它不该只停留在泛黄的史料里,更该在代代后辈的心中扎根生长——让孩子们从长辈的讲述里读懂先辈的勇气,让青年人在寻访抗战遗址时触摸历史的温度,让每一个万山儿女都明白:今日的和平与安宁,是用先辈的热血换来的;传承这份精神,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,更是对未来的担当。唯有将这份勇气与担当代代相传,才能让万山的抗战精神永不褪色,让先辈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永远充满力量。

铜仁职业技术大学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佳绩

本报讯(记者 熊丽娟) 在刚刚落幕的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,铜仁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闪耀舞台,其两支代表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“畜牧与水产”赛项(高职组)中表现卓越,最终勇夺一金一铜,充分展现了铜仁职业技术大学雄厚实力与高水平人才培养成果。

本次大赛于8月18日至22日在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,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103支代表队共3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。由罗远琴和刘娟娟老师指导,王雪、杨佳怡、吴平、曾林四位同学组成的团队,凭借对专业理论的深刻理解和、对前沿技术的高效应用,沉着应对多项高难度任务,最终摘得该赛项金奖;另一支由孙伟和安而立老师指导,李莹莹、孙媛媛、沈倩、杨涵四位同学组成的队伍,在比赛中展现出优秀的心理素质、默契的团队协作和灵活的创新思维,荣获铜奖。

荣誉的取得,背后是历时数月的系统性、高强度备赛过程。该校专门组建了以资深教授、名师、博士为核心的专业指导团队,制定了周密科学的训练方案。参赛选手是通过多轮选拔脱颖而出的技能尖子。备赛期间,师生们放弃暑期休息,全力投入封闭集训。从理论知识巩固到实操技能锤炼,从精密仪器使用到突发状况处置,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、反复打磨。

百姓富 生态美 产业优

江口明星村 吊瓜“串”起富民链

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熊丽娟

金秋的江口县凯德街道明星村,连片吊瓜藤蔓织成绿浪,饱满的青果垂挂枝头。基地管理员龙明四穿梭田间,正带领着30余名村民抢抓农时除草施肥。“今年挂果量比去年增两成,浙江的订单已经排上了!”这位50岁的产业带头人脸上满是笑意。

2022年,凯德街道因地制宜,引导明星村通过引进种植大户盘活闲置土地,将吊瓜基地从50亩扩至300余亩规模化经营。“农户流转土地每百年获450元租金,寨上超八成家庭参与。”龙明四指着连片瓜田介绍。村民宋政金算起增收账:“我家11亩地流转年入4000多元,老两口在基地务工还能挣钱。”

基地创新“日薪现结”模式,平均每日带动30余名村民务工,高峰期达50人。“一小时10块钱,干满全天稳拿90元,手脚麻利的能超百元!”正在除草的张春芬笑吟吟地说,这种即时兑现的劳务方式,让村民们实现了“顾家挣钱两不误”。

随着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,当地吊瓜亩产稳定在260斤左右。籽粒饱满、清香纯正,品质上乘的吊瓜籽收购价达每斤20元以上,主要销往浙江、湖北、上海等食品加工厂集散地。“今年气候好,特精品比例提高三成,预计总产值突破200余万元。”龙明四抚摸着沉甸甸的果实说。

从2019年试种50亩,到如今吊瓜、烟叶等多品产业矩阵成型,明星村以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持续升级产业链。明星村党支部书记尹湖江透露:“吊瓜产业每年为村民支付的租金就达14万元,此外,产业和村集体经济挂钩,项目收益后还可按比例分红。”昔日的荒地,如今化作“流金淌银”的振兴沃土。小小吊瓜正串联起土地流转、务工就业、订单农业的富民链。

印江百姓大舞台让村民过足“戏瘾”

本报讯(李红艳 杨文美) 8月24日,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昌广场灯火通明,欢声雷动。贵州村戏·乡当好要系列盛夏之夜百姓大舞台在这里热烈上演。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和创新活力的节目轮番登场,既有传统韵味,又充满时代气息,掌声、笑声、喝彩声此起彼伏,汇聚成一场专属于百姓的文艺盛宴。

“我每期都来看,连广东、重庆的队伍都来印江演过,真是越来越火了!不管老人小孩都能上台露一手,这才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舞台!”观众叶叶高兴地说。

如今,贵州村戏·乡当好要系列活动不再只是“送文化”,更是“种文化”。印江百姓大舞台让老百姓唱主角、展风采。



石阡:“凉”“水”双优资源点燃避暑经济

杨文美 黎祖艳

今夏,“亲水避暑”成为大众出行的热门选择。在石阡县,得天独厚的“凉资源”与“水资源”形成叠加优势,森林、河湾、温泉联动发力,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寻凉度假,更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力,推动当地避暑经济持续升温。

作为石阡避暑的“核心名片”,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借91%的高森林覆盖率和优越气候条件,成为游客心中的“天然避暑氧吧”。数据显示,该保护区海拔600米处年平均气温仅16.4℃,入夏后,这里成了游客“吸氧”“纳凉”的首选地。游

客们漫步林间感受清新空气,在溪畔亲水嬉戏,还能走进周边村落,品尝农家美食、体验乡村文化,生态游、亲水游、乡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。

“贵州人的热情,山水间的清凉太治愈了,在这里,呼吸都觉得舒服,真心舍不得离开。”来自上海的游客黄浩直言。同为游客的付尔学则以“家乡推荐官”的身份,多次带领上海朋友回到石阡:“每次大家都玩得流连忘返。”

虽已立秋,但暑气未消,近郊游水仍是石阡市民休闲的重要选择。距离县城仅6

公里的石阡河泉都街道大湾塘段,因水温适宜,河水较浅,自6月起便成了本地“网红”玩水地。为保障游客安全与游玩体验,泉都街道提前部署,在河岸悬挂防溺水宣传标语,配备救生设备,并安排专人常态化巡逻;当地村民也顺势而为,在周边搭建小吃摊、售卖游泳装备,既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,也为自家增添了收入来源。

“这里的水很清澈,和朋友一起来玩水,既能消暑又能放松心情,特别舒服。”石阡市民张莎说。村民郭德全则算起了“增收账”：“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上千人

来玩,最少也有两百人左右。我们平均一天能挣四五百元,最多的时候能到九百多近千元,最少也有两三百元,这河水真是我们的‘财水’。”

除了自然河湾,石阡的特色温泉也在这个夏天“圈粉”无数。石阡古温泉、佛顶山温泉小镇两大景区的水上乐园,凭借“清凉娱乐+温泉养生”的双重优势,成为游客暑期“必打卡”景点。据统计,7月以来,两个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0340人次,旺盛的客流不仅展现了石阡避暑旅游的吸引力,更印证了当地避暑经济的强劲活力。

锦江河上的“清道夫”

(上接1版)

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锦江河生态环境的改善,越来越多的水生生物也回到了这里。“现在经常能看到鱼儿在水面跳跃,还有白鹭在河边觅食。”柳大军说,每年春季,都会有成群的候鸟在锦江河畔停留,成为城市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“看到这些,我们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。”

除了日常保洁,河道保洁队队员还承担着“宣传员”的角色。“以前我们劝市民别

乱扔垃圾,有的人还不耐烦,现在大家的态度都转变了很多,有的市民还会当面点赞我们的工作。”柳大军告诉记者,随着锦江河变清,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主动配合,有的还会加入到保护河道的行列中。

今天的铜仁,守护一江碧水不再是“一个人的战斗”。退休老人组成的“银发护河队”常年拿着垃圾袋在河边巡逻,看到有人乱扔垃圾就上前劝说;青年志愿者们定期来河边开展志愿活动,把河岸的垃圾捡得

干干净净;河边的居民纷纷自发约定不往河里倒污水、扔垃圾;周边的商户还贴起了“保护锦江从我做起”的文明标语,守护“母亲河”的队伍正在逐渐壮大。

临近中午,阳光把河水染成了金色,柳大军和队员们完成了上午的保洁工作,将装满垃圾的保洁船停靠在岸边。经过分类整理,这些垃圾会被运往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。“每天看着河道一点点变干净,心里就特别高兴。我们不只是守着一

江清水,也是守着咱铜仁人的好日子。”柳大军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满眼笑意望向刚清理好的河面。

从“灰影河”到“清水河”,从“没人管”到“众人护”,锦江河的变迁,是铜仁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的缩影。在这里,有保洁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弯腰打躬,有市民们的随手捡起垃圾的小小善举,这些平凡的行动汇聚成守护碧水蓝天的强大力量,守护着锦江河。